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三十三回 瓊蕤贈一股金釵 岫煙送兩丸丹藥

且說王夫人和寶釵因為纈玖在園裡住，怕小釵去招惹他。次日就喚小釵、舜華到上房吩咐說：「倭公主是外國人，你是個天朝重臣，觀瞻所屬，千萬別露出那輕狂的相兒。若是引惹了他，我定要告知老爺，斷斷不依的。」又叮囑舜華：「留心防範，隨時來告我們知道。」小釵應了許多「是。」舜華道：

「這倭公主流利之中卻端莊得很，諒來二爺也不敢去輕慢他的。既太太、奶奶囑咐了我，自會留心覺察，隨時進來稟知的。」因此小釵雖則魂裡夢裡戀著纈玖，卻不便常常過去，反要裝得大方，慢慢的日親日近罷。

這日天氣很和暖，見璧月丫頭走來說道：「稻香塋靠西一帶，通是杏樹，約有三四畝寬，現在花開得很盛。有個管園婆兒閻媽的女兒，今年十四歲了，叫做鶯兒，生得妖妖嬈嬈。他就在旁邊一所樓房，原匾寫的是『杏花村舍』。他便改釘上一塊『杏花村店』的匾，開起一個酒館來。府裡宮女、丫頭、婆兒們通去喝酒賞花，熱鬧不過。文姑娘叫請二爺和各位姑娘去瞧瞧玩兒。」又說：「別成隊去，要三三兩兩，像是各路的遊客才有興呢。」小釵道：「很好。我就過來。」即便差人把這話傳知各處，自己帶了香玉、盈盈們八個人，騎上九匹小川馬兒，到那店前。

只見鶯兒坐在酒壚旁邊搽脂抹粉，一雙俏眼，滿臉笑容，身上全是蘇揚打扮，一口蘇州說話，很是個風流女孩子。另有十多個老婆子，提壺托碗，做走堂的。三間店面，設了四五十的座頭，坐了許多人在那裡豁拳行令。見了小釵，都站起身說：

「二爺來了？」鶯兒連忙說：「二爺樓上請坐，文姑娘也在上面。」小釵吩咐眾人：「照舊喝酒說笑，別拘了禮，就沒興了。」來到樓上，見平兒和文鴛同坐一桌。文鴛道：「請坐，殘菜不奉邀了。」小釵說聲「請便」，也就揀個臨窗的座兒坐下。只見舜華、淑貞坐著椅轎，纈玖騎著一匹倭馬，在前引路。

跟了許多倭宮女、丫頭、婆兒們，嘻嘻哈哈一路說笑。來到月門口下馬出轎，卻不進店，叫丫頭抬張桌子就在杏樹林裡，三人同桌坐下。碧簫、藹如也帶些宮女，通騎著馬，到樹跟前見了舜華，三人就下了馬，也搬桌子對面坐下。又見妙香、彤霞手挽手，帶了幾個丫頭慢慢的步行到來。舜華道：「你們怎麼竟走了來嗎？」彤霞道：「遊春須要步行才好，一路瞧玩兒。」

騎馬、坐轎有什麼趣？」碧簫說：「和你們同桌坐罷。」妙香道：「還有個病鬼在後，五個人太擠了，另桌坐罷。」果然，瑞香坐了一乘暖轎，靠著扶手板。抬到樹邊，丫頭扶他出轎，和彤、妙同坐下了。各人跟的老媽子把錢搭襖放在各個桌邊。

平兒笑道：「好買賣，竟是現會鈔的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店廊下拴的馬有匹兒馬，瞧見了一區騾馬，就要爬上他的背去。騾馬不依，兩個對杓起蹙子來。婆兒忙來吆喝住了，牽了開去。

又聽見鶯兒嚷道：「我要叫你孀娘的，怎麼搔起我的手掌心來。」

眾人就說：「你喝醉了調戲他，咱們旁人不依，綁了送到巡捕廳去。」小釵正想要到林子裡去親近纈玖，借勢兒趕下樓來，說：「我替你們和事，別送他，只罰他拿出一串京錢來陪禮罷了。」老婆子喝得爛醉，嚷道：「沒有錢，由他們送去！我是沒雞巴的，那會調戲人呢？」眾人就把他裙帶上一搜，搜出了一百大錢。說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就罰了這二百京錢，撩開手罷。」這婆子還是一路的咕咕嘖嘖，回後園門去了。小釵也拿了一錠銀子交給鶯兒，鶯兒伸手來接。小釵搔了一搔，還捏了一把，鶯兒斜溜了一眼，笑道：「有罰規的，先收下五兩，晚上再到怡紅院和二爺算賬罷。」小釵也笑著說道：「使得，晚上總算。」說罷，就走到林子裡。先問：「瑞妹妹，尊恙大好了？有高興出來遊玩賞花。」瑞香道：「正是，我每逢冬天病便重些，交了春就漸漸的輕鬆了。」正在說話，有個守二園門的老婆子走來，扯扯小釵的衣襟，丟個臉色。小釵有些會意，就同他走將開去。舜華對銀藍說：「你悄悄跟他們去瞧瞧，又有什麼人來？這般鬼頭鬼腦！」銀藍就尾了他二人，去了一會子，回來說：「可憐那瓊蕤竟死了。我方才跟到後園二門邊，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向二爺磕頭，說道：『我是瓊蕤的母親。他自從回到家裡，天天啼哭，茶飯都不肯吃，成了個相思病，日重一日。今早把這枝釵兒交給我，叫我送給千歲爺，說：蒙二爺的恩典，感激不盡。如今早晚就要死了，一切衣服首飾通是二爺賞的，不便留記，惟有這一對金釵，是自幼兒頭上帶的，留一枝帶落棺去，這一枝送交二爺做個日後的記念。說完了這話，就喘起氣來，眼也合了。』這時候不知怎樣哩。二爺聽了，把腳跌跌說：『我要過去瞧瞧他，又怕外觀不雅。葉媽煩你代我致意，叫他寬心調養。』忙叫盈盈姐去取了兩個大金元寶，兩個大銀元寶，說：『葉媽，你帶去趕著請個好大夫，上緊醫治。』話未說完，又是一個小孩子跑來說：『瓊姐姐咽了氣了。葉叔叔叫我來催孀娘快回家去。』二爺滿臉淌淚說道：『你快帶這金銀去替他好好收殮，買塊地安葬他，別草率了。』葉媽接了金銀哭回去了，二爺也抹著眼淚回怡紅院去。諒情未必再來賞花了。」舜華皺著眉道：「何苦造這些孽，害人家的兒女！」碧簫說：「還害著一個人哩！」就問彤霞道：「聽說今兒有大夫來號脈，不知號過沒有？」彤霞道：「早要進園的，聞知眾人要到稻香塋來，怕路上碰見了不敢進來。這時候想必號脈過了，不知大夫怎樣說的？但願不是才好。」旁邊一個老婆子插口道：「有什麼不是？擺著是這個呢！」——原來園中耳目眾多，一些風聲無有不傳遍的，獨有舜華不許丫頭婆子們多管閒事，因此沒人敢到他跟前報新聞。這回聽說了，便問：「那個害病？」藹如道：「還有那個家裡會出這樣替祖宗爭氣的人？」彤霞道：「這倒不關著祖宗，原是個丫頭鬼，你瞧我何曾當他是姐妹的？」舜華會意，恐怕纈玖懂著，有關小釵的臉，便說：「酒也喝夠了，花也賞過了，回去罷。」眾人都站起身，依舊騎馬、坐轎各自散歸，不提。

且說薛蝌這天同了大夫到園門口，守門婆兒告知眾姑娘要到杏花村賞花，他就坐在門外等了多時。探聽已經過去盡了，才進到紅豆莊來。那大夫就是王太醫的兒子，也在太醫院裡上名當差的。年紀雖輕，脈理很好，隔簾坐下，靜靜診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恭喜，這是胎氣發動，並沒什麼病。作起嘔來，只消吃些酸東西。再過十幾天就會好的，不必開方。」薛蝌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恐怕是阻經，還煩細細再診診呢。」王太醫笑道：「阻經受胎迥然不同，那會錯的？何必再診？」說罷，起身出園去了。香菱、淡如都在簾裡聽得明白，香菱抱怨道：

「怎麼好？鬧出丑戲來了。將來肚子高大起來，還瞞得人嗎？」

淡如也呆了一會，便說：「奶奶，你去問那孽障，怎的主意？」

香菱只得來到怡紅，見了小釵，自覺害臊，不便直說，只是吞吞吐吐。小釵為了瓊蕤心裡煩悶，瞧見他這光景，很不輸服，便道：「你有什麼話便說，怎麼是這樣藏頭露尾的？」香菱沒奈何，只得布著他耳朵細細告知，要尋個打胎的藥方。小釵皺皺眉頭道：「也罷，你且回去，待我找了方兒親自送來。」

香菱去後，小釵真個把醫書翻了多久，對盈盈、宮梅道：「奇怪，書上通載的是保胎安胎方，並沒個墮胎方，卻怎麼處？」

宮梅笑道：「人家明公正氣娶了親，受了胎自然要保足十個月生兒育女。那裡都是偷偷兒的想要打墮呢？」小釵悶悶昏昏上了炕，一夜睡不安穩。

次日早起來梳洗，只見岫煙走進房來，說聲：「釵二爺造孽哎，香菱和你商量得怎樣了？」小釵道：「沒法兒，還求先生和薛二叔想個方法出來圓全這事。」岫煙道：「薛二爺也十分著急，向著走方醫生取了兩丸墮胎藥來，據說立刻見效的。」

但這個事咱們旁人不能做主，送給你，該吃不吃憑你自己主張罷。」小釵接來瞧時，見招子上寫著：「調元消化丸，用熱黃酒調服，一九立效，每丸價銀四兩。」小釵道：「多謝先生費心。」

自然消了才好，那有聽他鬧成場的？」慌忙袖了跑到紅豆莊，把一九交給香菱，自己卻呆呆的坐在中廳聽信。停了一會，香菱出來說：「果然好靈藥，不多一會就下來了。像是魚鱗樣的，也不知是男是女？」小釵連忙走進房去瞧，瞧見淡如用烏綾包著頭，臉色呆白，坐在炕上，背靠著飛仙椅。叫聲：「沒良心的冤家，害得我好苦呢！」小釵道：「姐姐別抱怨，這也是合該有事，實不

是我來招惹姐姐，姐姐自己發心的。如今幸而消了，往後各自謹慎些罷。我去了，姐姐安心靜養就會好的。」說罷，飛忙走出莊來。

想起小翠不知怎樣？便到扶荔廳，喚了施奶媽到外間，把淡如的事說了一遍。施媽說：「我家小姐也是兩個多月不曾轉身，不知是不是？」小鈺道：「寧可服藥於未病之先。」就把剩的一丸交給施媽拿去調服，自己也坐著等信。不多一會，施媽出來說：「哦，通了。二爺請放心。小姐說求二爺的恩典，以後別再來纏擾了。」小鈺應聲「知道。」就回到怡紅院來。

丫頭送上晚酒，小鈺拿著杯，心裡暗想道：「將來只可和丫頭、宮女們胡鬧胡鬧，正經姐妹，斷斷動不得的。不但損陰鷲，亦且白丟了子孫。」正在一面喝酒，一面思想，只見嬾嬾走進房來，說：「鶯兒昨晚就來過的，回了他去。這會子又來了，二爺見他不見？」小鈺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鶯兒到了房裡，打個足全請了安，笑著說道：「昨兒個聞知二爺有心事，不敢進來驚動。今日二爺寬心了，特來請請安。」小鈺說：「來得正好。」

便要扯他坐在膝上，鶯兒道：「眾位姐姐通站在這裡，我那裡敢坐？只站著替二爺斟酒罷。」眾人說：「鶯姐姐，煩你在房裡斟酒，咱們暫且散一會就來的。」大家一哄都出去了。

鶯兒裝腔做勢賣弄風流，把身子坐在小鈺的膝頭，拿起酒杯先嘗了一口，說聲「正好喝」，便送到小鈺口邊，小鈺道：

「你會敬皮杯不會？」鶯兒說：「怎樣叫敬皮杯？」小鈺含了一口酒，嘴對嘴吐到他口裡，鶯兒喝了下去，笑道：「這很容易學。」也就含了一口，吐將過來。小鈺道：「你的嘴很香，有趣有趣。」就把他的衣襟解開，一陣香氣撲鼻。摩弄了一會粉乳，又揭起裙子解開褲襠，也是噴香的，便叫道：「好香好香。」正伸手要去摸他那話兒，鶯兒扯住了手道：「二爺還要喝酒吃菜，別摸這髒東西，又得淨手。一會子到炕上去細細的擺弄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我房裡的丫頭通是雙名的，你就叫了香香罷。」鶯兒道：「我家父親現開著香舖，將來送些進來，總比買辦買的高些。其實香料是一個樣的，只在配得好。我家有個秘本，照方製造，比眾不同，從不肯傳授外人的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喝得醉醺醺，宮女們送上飯來，鶯兒就站在旁邊陪著。

吃了晚飯，小鈺先睡下了，叫鶯兒也上炕來。鶯兒害臊，不肯上去。盈盈把他的腳瞧了一瞧，拿雙睡鞋給他換上，說道：

「你脫下裙子，放下炕幔上去，沒人瞧見的。別這麼做作罷！」

鶯兒只得脫了裙，在桶上坐坐，真個鑽進幔去。宮梅笑道：「倒是個老在行呢！」眾人也都睡下。只聽得喘吁吁，口裡哼哼唧唧，哭一會，笑一會。累得裡外房的丫頭、宮女個個心頭大熱，翻來覆去，再也睡不著。又聽見小鈺問道：「你有了婆家沒有？」

鶯兒道：「前年定的親，還未過門。男人也是開舖子的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先偏了他，他知道了恐怕要惱呢！」鶯兒道：「千歲爺替他開生門，很有光彩。知道了只有喜歡，那裡敢惱？」小鈺道：「我怕的受了胎，又是個累贅！」鶯兒道：「不妨，我還不曾轉身的，那會受胎呢？」小鈺喜歡道：「既這麼，我就好放心玩兒了。」說了一會，又鬧起來。直鬧到四更盡，才得安靜。

第二天各人通睡到正晌午才起身。小鈺賞了他四個大元寶，叫道：「你且回去，過幾時再來喚你。」鶯兒磕頭謝了，笑嬉嬉歡天喜地的回家去了。

香玉裝著鬼臉兒，問道：「二爺昨晚有興沒興？總共乾了幾次？」小鈺笑道：「咱們乾咱們的事，為什麼要你們不睡覺？今兒我倒要驗驗你們各人的褥子，諒來通是起雲頭花朵的了。」

宮梅就去提了小鈺炕上的錦褥下來，道：「請驗，請驗。」盈盈道：「該死，弄了這許多血在上面，怎不用個帕兒襯襯的？」